

明宮六十朝演義



上海時還書局發行

明宮十六朝演義三卷

許嘯天著
趙茗狂評

第三十一回 父疑子仁宗暴崩 鳳易龍孫妃僭位

却說那內侍海壽，飛騎到了北京，當殿宣讀遺詔，皇太子高熾，再拜受命。於是由大學士楊溥等，卽扶太子登了大寶，百官上殿叩賀。改是年永樂二十二年爲洪熙元年，尊諡太宗爲文皇帝，廟號太宗。封太宗王妃爲恭獻賢妃，馬妃仁慈賢妃，追諡王妃爲昭獻貴妃。又冊立妻張氏爲皇后，長子瞻基，立爲皇太子。又晉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，爲內閣學士。夏原吉爲尙書，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。黃維爲禮部侍郎，兼華蓋殿大學士。張輔世襲英國公，加封爲太子太保。一面替太宗發喪，草詔佈告天下。楊士奇等，將太宗遺體，安置前錫裨裏面，上護着翠蓋，扶喪回京。那高熾既然繼統，便是將來的仁宗皇帝。這時仁宗聞得太宗喪車將到，忙遣太子瞻基，先去迎接，當由楊士奇等，及朝中文武百官，擁着太宗遺骸，直進東華門，至仁智殿停住。仁宗親來祭奠，照皇帝禮盛殮了，擇吉安葬長陵。再說這仁宗皇帝，做太子的時候，太宗出征塞北，就委他監國，前後計算起來，足有廿多年，所以對於官民的營私利弊，沒有一樣不知道的，又引用楊士奇、楊榮等，時人號稱三楊。楊士奇名爲西楊，溥名爲南楊，榮名東楊，

這三人的確有治國的才幹。又任金幼孜、黃淮、夏原吉等要職，這幾人也是一時的人傑。這樣的一來，自然時賢畢集，奸邪遠避了。還有那個太子瞻基，也是天姿聰穎，爲人仁智英毅，在諸皇子當中，無人可和他頡頏。當太宗在日，瞻基方十二歲，太宗批閱奏牘，瞻基侍立一邊，見有人民的奏疏，便把他指摘出來。太宗歡喜他不過，竟遞一個奏摺給他，令照他的意見批答。瞻基居然下筆，所批的句語，更洞中竅要，祇是有一樣疎忽，不會把疏上的訛字圈出。太宗笑道：「你批奏牘，什麼不留心文字。」瞻基答道：「那是無心筆誤，只要大事不差，這些小錯誤，何必苛求他呢？」太宗連連點頭道：「這纔有人君之度。」又問瞻基道：「天降災眚，還是祈禳？還是修德？」瞻基應道：「爲君的修德，宜隨時留意，也隨時可以修德，若等見了災眚，修德已經晚了，還去祈禳他麼？」太宗大喜道：「好兒子！你準備做有道之君罷。」太宗立儲，本欲冊立高煦，因燕邸出兵，高煦異常出力，太宗許他事成立爲太子。後來太宗登基，見長子高熾，也很英明，高煦却勇而無謀，況廢長立次，金幼孜、張輔、楊士奇等，又極力反對，太宗忽然想起了皇孫瞻基，說他將來必是個盛世天子。瞻基是高熾的兒子，太宗立儲，方決意定了高熾。但高煦爲太宗的次子，靖難的當兒，太宗親口允他做個儲君，高煦每出陣時，就拚命死戰，汗馬勞績，很是不小。現在太宗忘了前言，事成高煦祇封得一個漢土，他的心裏怎樣不怨恨呢？惟礙着太宗，不好過於胡爲。到了仁宗

繼立，又是內外大治，高煦雖滿心要反，倒也沒有機會可乘。仁宗也知道高煦銜恨，終必作亂；大學士黃淮曾入奏仁宗，述高煦的壞處，並請早加誅戮，以靖後患。仁宗明知是好話，然不忍傷手足的情分。又恐廷臣多說，便召黃淮至謹身殿，仁宗正言厲色的說道：卿身爲大臣，不教朕修政補過，反勸朕摧殘骨肉，起箕豆的嫌疑，算是甚麼道理？且文皇帝只有朕弟兄三人，昔日文皇帝兄弟有二十四人，朕如其同室操戈，那文皇帝當時弟兄有這許多，不是要鬧得連江山也送掉了麼？黃淮聽了，不便回奏，祇好諾諾連聲的退下來。那時朝中的諸臣，聞得黃淮受了責斥，誰也不敢再提及高煦兩字，仁宗的手足情，算是始終保住。不過高煦自恃勇猛，謀亂的念頭，却一日不能去心。他常常向部下說：能將十萬大兵，橫行天下，無人敢抗。其時高煦曉得太子瞻基英武，便悄悄的命參贊王斌，來見瞻基，瞻基知高煦因叔姪的關係，對王斌自然格外優容。王斌時時把話打動瞻基，令他在內籌畫，高煦願爲外援，裏應外合，保瞻基登極。瞻基是何等的乖覺，聽了王斌的一番話說，知高煦有意煽惑自己，弄成父子猜忌，他就于中取事。以是任那王斌怎樣的說得好，瞻基只是不睬。誰知那王斌便捏造流言，說太子有篡位的舉動。那話傳進仁宗的耳朵裏，也不能不略有疑心。過了幾天，忽然的下一道上諭，命太子瞻基去留守南京，不奉召喚，不准入朝。這種計畫，原是仁宗恐太子真有異志，特地調開他，以杜內

變的意思。那裏曉得太子瞻基纔到南京，北京的仁宗皇帝已得了暴疾晏駕。內宦海壽，又忙着奔往南京，飛詔召太子瞻基入都。瞻基拜讀了遺詔，大哭了一場，星夜趕到北京。將近良鄉，金幼孜、黃淮等一班大臣，捧着寶璽來迎，君臣相見，又痛哭一會。瞻基便匆匆奔至燕京，由楊士奇等扶太子瞻基登位，這就是宣宗皇帝。追尊仁宗爲昭皇帝，廟號仁宗。尊母張皇后爲皇太后。仁宗自登極到崩逝，在位不過一年。這時改洪熙元年爲宣德元年，冊立胡氏爲皇后，孫氏爲貴妃，把楊溥、楊榮、楊士奇等三楊同時重用，晉受內閣大學士，掌要政機務。金幼孜、黃淮爲尙書兼大學士。任蹇義、葉春爲大理寺少卿。那時真天下承平，萬民同樂，盛世的景象，果然和別朝不同。宣宗又留意文雅，閒來便和大臣等吟詩作賦。大理寺卿葉春，詩名最噪，宣宗的賦詩作歌，多半是葉春捉刀。配有一首採蓮曲道：

美人家住滄洲道，翠盡紅妝似蓮好，舊歲花開與郎別，郎不歸兮花顏老。十里清香日過午，採蓮盪槳過南浦，採著莫并蓮子摘，蓮子絲牽妾心苦！花謝花開總是空，妾情一片水流中，從今拋却傷心事，一任芙蓉颺晚風。秋日花兒嬌，牆外杜鵑紅；採蓮採蓮扁舟入蓮叢。

讀這首詞曲，就知道宣宗那時的快樂榮華，應了當日太宗的話說，真個做他的太平天子了。其時漢王高煦，聽得仁宗晏駕，宣宗繼統，便跳起來道：「孺子倒好倖運，這口氣俺是要出的。」當下就齊集了部

下的兵士，舉旗起事。警報從樂安直達京師，宣宗看了嘆道：朕預知他有今日的。大學士楊士奇奏道：高煦無禮，是推測皇上年輕，必不能出兵遠征，所以敢放胆橫行。今陛下如出其不意，御駕親征，高煦自然驚走了。宣宗很以爲然，于是親統六師，命武陽侯薛祿爲先鋒，少傅楊士奇，太保張輔，太傅楊榮，少師楊溥，尙書吳濬，侍郎張成，悉隨駕出征。又命鄭王瞻埈，襄王瞻墻，和定國公徐永昌，彭城伯張昺，廣信伯侯成，尙書賁淮，大學士金幼孜等，留守京師。宣宗自和諸大臣，領兵進圍樂安。高煦見宣宗親到，不覺大驚，部下的兵士，聽得皇帝御駕親征，早已沒了戰心，祇各自收拾起行裝，準備出奔。高煦雖是勇猛，究竟孤掌難鳴，只得來宣宗軍前請降。一時羣臣，多主張把高煦正法，獨楊士奇和楊榮，極力爭執，說太宗只有三子，今昭皇帝已晏駕，所存的漢趙兩王，豈可再加誅戮，自與骨肉的嫌怨。宣宗也不欲重究，但將高煦廢爲庶人，械繫軍中，擇日班師回京。不日到了京中，把高煦拘禁獄中，那高煦坐在天牢裏，却極不安分。並向獄官，硬索酒肉，到了吃飽了酒時，便大唱大叫，一伸手一抬足，鐵練和囚枷，紛紛地崩折下來。獄官怕弄出事來，忙稟開巡監御史，拿頭號的鐵葉大枷，將高煦枷了起來，可是一經高煦的拉扯，那鐵葉枷又崩裂了。弄得獄官沒法，便據實上聞，宣宗聽得，命在西安門內，建築起一座石室來，那裏的四圍，都用最大的石塊鋪成，式樣好似鳥籠一般。石室落成，宣宗傳諭，把高煦去

囚在裏面，取名那石室叫做逍遙城。這樣的將高煦囚了一年多，寧王上疏，請赦宥高煦。宣宗讀了奏牘，也起了骨肉之情，就親往逍遙城來瞧高煦，希他改過自新，仍復他的原爵。當宣宗到逍遙城來時，高煦正赤着一雙腳，披頭散髮的在那裏亂舞亂跳。宣宗令內監去喝阻他，高煦只當不會聽見，宣宗便走到石室面前，還沒有說話，高煦忽然伸出一隻腳來，乘間一拘，正拘在宣宗的足肢上；宣宗不防他暗算，因此傾跌在地，內侍和校尉，慌忙過來扶持，宣宗大憤，吩咐甲士，把殿前的銅鐘昇來。那口銅鐘還是元順帝時，崇信喇嘛，建那喇嘛殿的當兒所鑄，上面鑄着龍紋鳳篆，重約三四百斤。宣宗令開了那逍遙城，把銅鐘去覆在高煦的身上。高煦本來很有勇力，竟把鐘在頭上頂了起來。宣宗忿道：他能夠將鐘頂起，朕却叫他頂不動。說着，喚過幾個內侍，搬了木柴來，一齊堆在銅鐘的四周，放起一把無情火，那柴頓時烈焰騰空，將一口銅鐘，燒得同炭一般的紅，高煦在鐘內，起先還是叫喊着，後來也不喊了，大約被火燒死在鐘裏了。宣宗看柴燒完，着移去銅鐘，鐘內只剩得一堆烏焦巴弓的炭屑，想是高煦的屍體了。宣宗指着笑道：你現在還能頂那銅鐘麼？當下命抬起高煦的遺骸，照漢王的禮節，把他安葬。這且不在話下，再說：那宣宗的胡皇后，是錦衣衛胡榮的女兒，生得靜穆端莊，又極賢淑，平日間的舉動，却不苟言笑。還有那位孫貴妃，是孫主簿的女兒，在三四歲的時候，給匪人拐去，賣在張

太后的母親手裏。太后的母親進宮，便帶了孫氏同去，張太后見他生得俊俏，留他在身邊做了宮侍。宣宗既立爲東宮，照例須選妃子，由張太后作主，正妃選了胡榮的女兒，將孫氏也選爲從嬪。那孫氏漸漸的長大起來，出落得秋水爲神，芙蓉其面，加上一身雪也似的玉膚，愈見得嫵媚嬌豔，宮裏大大小小，誰不愛他。孫氏的性情又是活潑，尤善伺人的喜怒，宣宗登基，就册立孫氏做了貴妃。明代的立后，原用金寶金册，貴妃是祇有册，却没有寶的，宣宗因寵愛着孫貴妃，給他定製着金寶，賜與孫貴妃，凡是册立的禮節，差不多和胡皇后並駕齊驅。胡皇后的爲人，很是懦弱，任那孫貴妃怎樣的做出來，他好歹一個不做聲。孫貴妃見皇后可欺，自然越發放肆了。又放出他狐媚的手腕來，把個宣宗迷惑得死心蹋地，心裏眼裏，竟完全沒有胡皇后了。那時宣宗已年逾而立了，常說胡皇后患了暗病，不能生育，要想別納嬪妃，只是碍着孫貴妃，不便再另選妃子。總講一句，惟有望孫貴妃生子的一條路了。誰知天竟從了人願，孫貴妃的肚子，居然一天大似一天，宣宗大喜，一面安慰他道：你自己好好的保養，倘生了太子時，朕便册封你做中宮。孫貴妃口裏雖然謙讓着，心上就此存下了做皇后的念頭。由是私下和內宦張青趙祿，密籌奪后的計畫；到了十月滿足，孫貴妃臨盆，竟生下一位太子來。內監忙報知宣宗，一時宮中的內侍宮女人等，都來替宣宗叩賀。及至三朝，宮中便大開筵宴，朝中的一班文

武大臣，也分班入賀，宣宗命在仁樂，豐登兩殿賜宴。這一場的慶賀筵燕，足開了半個多月。光陰如箭，看看太子已經周歲了，宣宗親自抱持着，去祭告宗廟，即賜名爲祁鎮。孫貴妃既生了皇子，要宣宗踐那前言，立他爲后，宣宗這時有子，把應許孫貴妃的說話早經忘了，孫貴妃却刻不去心，不常把閒話來譏諷宣宗，宣宗記起了前事，一時到覺爲難了。因胡皇后是張太后親自指婚的，又不曾有失德的地方，若無故廢后，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。怎經得孫貴妃的絮聒，宣宗被他纏得無法，便悄悄的召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、蹇義等，至無極殿裏，宣宗却滿面笑容的問道：「朕意欲廢去胡皇后，卿等可有異議？」楊士奇、楊榮、齊聲答道：「今胡皇后並無失德，陛下豈可輕言廢立？」宣宗正色道：「皇后身有奇疾，不能生育，怎說沒有過失？」士奇頓首道：「道非是失德，也不足據爲廢立的要旨。」楊溥接口說道：「即使皇后患有奇疾，將怎樣的佈告天下？」宣宗憤憤的道：「歷代帝王，不曾有廢后過麼？」蹇義答道：「那是有的，昔宋仁宗廢郭后爲仙妃，當時大臣如范仲淹等，也曾苦諫，宋仁宗雖毅然決行，後來到底自悔的。但流傳到今，史冊譏評，都不以仁宗的廢后爲然。」臣願陛下宸衷獨斷，無信小人的讒言，將來成一代有德的聖君。宣宗聽了，不覺含愠道：「朕的主見，你們既不贊成，就暫時緩議罷。」于是三楊和蹇義等，便謝恩而退。第二天，宣宗被孫貴妃催迫不過，又召三楊進宮，議廢后的良策。宣宗說道：「廢后恐遭外議，可有兩全的」

方法麼？三楊起初默默不答，宣宗却再三的追問，三楊便互相推諉，到了楊溥，楊溥推給楊榮，楊榮無可再推，只得說道：陛下如決意要行，祇有請皇后托疾，病中上書辭讓中宮，就不致受廢立的譏笑了。宣宗忙拱手道：謹受先生的賜教。三楊這才辭出，不上幾天，就聽得胡皇后稱疾，並上疏請讓后位。宣宗准了他的疏，下諭封胡皇后爲慈欽大師，出居長清宮禮佛；一面冊立孫貴妃爲皇后，滿朝文武，又有一番慶賀，內中只有大理寺卿蹇義，不肯上表稱賀。宣宗倒沒有計及，那孫貴妃却已知道，說蹇義瞧不起他，便把蹇義記恨在心。宣宗自廢了胡皇后，雖從了孫貴妃的心願，那張太后便非常的氣憤，說胡皇后是當年懿旨指名冊立，既未有失德，何以妄行廢立？宣宗把胡皇后自願讓位的話，勉強來支吾張太后，太后怒道：倘沒人去逼迫他，皇后斷不至自讓的，那還不是孫妃的鬼戲麼？宣宗說道：胡皇后是母后指婚，孫妃也是母后所立，誰賢誰不賢，母后必然知道的了，何用再問別人呢？說罷就起身出宮。張太后給宣宗一言，不覺塞住了自己的嘴，回答不出話來。過後回想，心裏越想越氣，母子之間，從此便生了一種嫌怨。宣宗和張太后不睦，再添上那內侍宮人們的挑撥，兩下裏愈見疏離。況廢胡皇后的事，面子上是胡皇后讓位，外議終說是廢立的，對於宣宗不無譏評的地方。宣宗把這些話聽在耳朶裏，心上更加懊惱，他在沒精打采的時候，終是帶了內監，微服出宮。一天的晚上，楊士奇的

家裏，忽然來三個商人，叩門求見；門上的僕人，回說相爺已經睡了，那商人一定要見，門僕問他姓名，三個人都不肯說，祇是要見相爺。門僕怒道：你們是那裏來的市僧，深夜到相府中來吵鬧，告訴了咱們相爺，立刻把你們送官，至少打上兩百板呢。那三個商人齊笑道：正要你去告訴相爺，你去說給了相爺知道，看誰怕他，你快去喚楊士奇出來就是了。門僕見三個人無理，去摸着門閃，開了側門，直打出來，三人中早有一個上前，奪了他手裏的門閃，一拳把他打倒在地。那門僕吃了痛苦，不禁大叫起救命來了。這時相府裏的僕人，聽得門上的人喊救命，便一窩蜂的趕出來，不問情由，撈臂便打；先前打門僕的那個商人，見他們人來得多了，竟一點也不懼怕，只連說了兩聲好好！便奮起兩隻拳頭，似雨點般打着，相府裏的十幾個家人，被那商人打得東倒西歪，鼻腫臉青；有幾個乖覺的，溜空去到裏面招呼同伴，不上一會工夫，裏面早奔出三四十個健僕，各人手裏拿着一根木棍，發一聲喊，併力地向那三個商人打來。那三個商人，見他們用傢伙動手，那先打門僕的商人，飛起一脚，跌倒了兩個，奪下兩根木棍來，一根遞給後面的一個商人；兩個人兩根木棍，好似雙龍攪海一般，把一班健僕，直打得抱頭亂竄，都入相府中去了。這裏兩個商人，也乘勢追趕進去，僕役們待把大門閉上，已是來不及了；慌忙逃進二門，纔關得半邊，還有半扇却被商人的棍子撐住。僕人們祇得棄了二門，奔進第三重

門，將門關得緊緊的，一面由三四個家丁，爬在牆上，嘈嘈的敲起鑼來。這時楊士奇還沒有安睡，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看公文，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，待喚僕人去問時，任你喉嚨叫破，沒人答應。士奇正在詫異，猛然府中鑼聲大作，接着震天價一响，士奇慌忙跑到外面，見那兩個商人打進來。士奇大驚，喝叫家人們住手。不知那商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明代君主英武仁智，內修外治，天下稱頌者，仁宗一朝而已。顧其在位，僅一年而崩，不但當時人民皆惋惜流涕，即今之讀者至斯，亦不能不爲掩卷喟然也。所幸宣宗殊不弱迺父，仁宗有知，可以瞑目矣。

胡皇后與孫貴妃，同爲張太后所指立，以故宣宗之廢后，卽以是言塞太后之口；孰知朝野物議沸騰，固皆成千累百之張太后也。宣宗能箝衆口不言乎？觀三楊諫廢后，自以楊士奇爲最正，榮次之，而溥爲最下。

孫貴妃之奪后，實隱以鳳易龍者，其相易之手續，則惟召兩內侍密議，初不明白宣佈，斯殆箸者故爲狡獪耳。閱者盍觀其後可也。三商人之鬧相府，可謂突兀甚矣；下筆之精采與不，往往在此等處見之。

第三十二回 婉轉嬌啼西園月黑 燈紅酒綠萬壽風清

却說楊士奇在書房裏，聽得外面震天的一聲響，慌忙趕到前廳來應，却是打倒了中門，一羣的家人往四下裏亂奔，外面兩個人直打入來；士奇看見，忙喝令家人們住手，一面向那兩人招呼。接着兩人的背後，又走進一個人來，大笑着說道：楊先生真好自在，咱們倒來驚擾你了！這時廳上燈燭輝明，士奇從燈光中看出說話那人的面貌，不覺大吃一驚；要待上前行禮，那人一把拖住士奇的右手，笑道：咱們自己人，用不着客套的。士奇會意，吩咐家人們把大門關起來，又令將門外聚集的閒人驅散了，因適纔相府裏的僕人鳴鑼，附近的居民疑是盜警，所以紛紛地趕來；正要幫着動手，忽見士奇親自出來，把家人喝住，大家弄得莫名其妙，就是府中的僕人也一個個面面相覷；只得勸散衆人，將中門收拾好了，各自走散。士奇邀了三人到了裏面，向說話的那人，叩頭請安。原來三人之中，兩個是伴駕武官，一名張英，一叫呂成，還有一個，便是當今的宣宗皇帝。當時士奇頓首說道：陛下是萬乘之尊，怎的深夜輕出。宣宗笑道：太平時世，朕效法宋太祖訪趙普的故事，有甚要緊。士奇忙謝道：陛下有太祖之聖，祇是臣無趙普之才就是了。說着，令家人排上酒筵，君臣四人，談笑對飲，直吃到了三更，宣宗纔

帶醉回宮，一路上由張英呂成扶持着，進了西苑門，走到浮香榭的前面，忽聽得有女子聲音，在那裏哭泣。宣宗乘着酒興，命張英呂成退去，自己便輕輕地躡進浮香榭的東軒，那哭聲越覺清楚，好似就在寶月閣裏。又聽得一個女子的說話，却在那裏慰勸。那女子一頭哭，口裏嗚嗚咽咽的說道：他現在做了皇后，就這般的威風起來；只請問他那個皇后，是怎樣得來的，倘沒這個假太子，怕也不見得這般容易。旁邊勸慰的女子，忙把手掩住他的口道：你不要這般的胡說，皇后的脾氣你也知道的，他一時生氣，不管是甚麼人，連皇上也要讓他三分；何況是你了。那女子忍住了淚，恨恨的說道：俺偏不怕他，看俺性發時，把那件事替他在宮前宮後宣傳一下子，看他拿俺怎樣，看他有甚麼兒做皇后。那勸慰的女子聽了，祇冷笑幾聲，竟自去了。宣宗在外面聽得明白，從窗隙裏望進去，燈光下認得那啼哭的女子，是孫皇后——孫貴妃冊立——宮裏的宮侍小娥。宣宗因聽得假太子三個字，心上起了一種狐疑，想去盤詰他的究竟，便咳嗽了一聲，放重着脚步，走進寶月閣來，自有閣中的內監出來接駕。那小娥不及走避，也雜衆裏面跪按。宣宗令太監等一齊退出閣外，單攏了小娥的手，同進寶月閣的西廂，那裏是兩楹偏舍，綠竹映窗，明月入簾，平時是宣宗午酣的所在，地方非常的清幽，宣宗御題匾額，叫做綠雲清芬。那小娥隨着宣宗，到了綠雲清芬裏面，芳心中又喜又驚，看宣宗坐下了，小娥重

又行禮起身，很小心的侍立在一邊。只見宣宗滿臉堆笑的問道：「你這纔和誰鬥氣？好好的說出來，決不靠你。」小娥吃了一驚，不由的懷着鬼胎，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婢子不會和誰淘氣。」宣宗笑道：「你不要隱瞞，還是老實說的爲是。」方才你不在寶月閣啼哭，朕已親耳聽得了，不必狡賴罷！」小娥聽說，一味的推諉。宣宗盤他不出，頓時變下臉來，帶怒喝道：「你若不肯實講，朕便叫侍衛打死你。」小娥嚇得啼哭起來。道：「婢子受了皇后的責打，不過自己怨恨自己，不曾敢說誹謗的話。」宣宗冷笑一聲道：「你說什麼做了皇后，假太子不假太子，那又是什麼一回事？」小娥見宣宗還出他的娘家來，知道隔牆有耳，真個給他聽得了，諒也瞞不到底，便索性直說道：「那可不干婢子的事，都是趙總管一個人幹的。」于是把孫貴妃當初怎樣謀奪中宮，怎樣和趙總管商議，孫貴妃怎樣的設計，後來生下了女兒，怎樣的把他令王太監運出去，趙總管怎樣的抱了男孩進宮，怎樣的拿孩子放在木盤裏，從御溝中浮進來的。又說：自己去撈起那個孩子，乘夜抱進孫貴妃的宮裏，便是現在的太子。餘下的事，都一概不知道了。宣宗不聽猶可，聽了這一片話，不禁無名火起，直透頂門。面上却裝着笑容，仍攆了小娥的手，走出綠雲清芬，經過寶月閣的西廂，宣宗四面望了望，見內監都躲在南軒下打盹，宣宗忽問小娥道：「你啼哭時勸你的是誰？」小娥道：「那也是孫娘娘宮中的侍女香兒。」宣宗說道：「他也知道這件事麼？」小娥答道：「香兒祇幫

着接一接木盤罷了。宣宗點頭微笑道：你話不打謊麼？如其果然不差，將來必定重重的封賞你。小娥忙跪下謝恩，宣宗一把拖住他的玉臂，仰着天說道：今天的月色，什麼昏黑得很。小娥也昂着頸子瞧着，不提防宣宗飛起一脚，正踢在小娥的小肚子上，但聽得哎呀的一聲，嬌嬌婷婷的一位姑娘兒，經得起這一靴腳的麼？自然是香消玉殞了。那南軒裏的太監，都被小娥的慘呼聲驚覺，便和那值日的侍衛，飛般的趕到寶月閣裏，見皇上獨立在西廂的空場上，慌得他們忙過來見駕，因要緊向前，不會留心到地上，脚下給小娥的屍體一絆，爲首的兩個太監先跌倒下去，後面的一羣人，好似放木排般的人，絆人也絆倒了。宣宗眼看着他們，心裏忍不住的好笑。那一班太監和值日的侍衛，深怕見着七手八腳的爬起來請罪，也顧不得地上睡着的人了，宣宗却並不動怒，祇微笑指着小娥的屍首道：那宮人想是急病，忽然的死了，你們趕緊把屍身移去了。太監侍衛們聽說，纔敢回頭去看，見直挺挺的躺着一個宮女，大家才想着剛在的跌交，還是給那女屍絆倒的。當下由爲首的太監指揮着，把小娥的死屍，昇着往了秋鑑中，自去盛殮去了。四個值日的侍衛，也仍退回南軒。這裏宣宗閒立了一會，慢慢地踱回原路，轉到清涼殿中，便令內侍，傳進司禮監趙忠來，宣宗也屏去了侍監，勃然大怒道：朕倒信任了你，你却幹得好事。趙忠回答時，宣宗又喝道：孫貴妃的那事發覺了，你可知道麼？趙忠聽

了，好像冷水澆頭，到底是老奸巨滑，他心裏雖寒，神色依舊很鎮定的說道：陛下所說的什麼事，使奴婢一點也不明白。宣宗冷冷的道：你自己做的事，難道就會忘了麼？說罷去殿上抽下一口龍泉，親自來砍趙忠，嚇得趙忠面如土色，在階下不住地叩頭道：這事是孫娘娘的主意，奴婢不過代爲了一個孩子進宮，化去四十兩銀子，也是孫娘娘拿出來，給與楊村農家的，現還有見證在那裏。宣宗見趙忠實供，那換太子的事是千真萬真了，不覺把牙恨得癢癢地道：這都是你們幾個閹奴瞞着朕做的事，還去圖賴他甚麼。於是喚過內監來，命錦衣衛把趙忠帶去，並捕了王永，一并繫在天牢裏，再行發落。當宣宗責問趙忠，早有內侍悄悄的去通知孫皇后，孫皇后聽說趙忠被誣，不知爲着什麼事，心裏自然有些惴惴不安，一面又私囑那個內侍，再去細細地探聽了，立刻來報知。那裏曉得內侍纔走，宣宗已進宮來了。這時孫皇后已遷居在西苑的寶鳳樓中，樓凡大小五楹，建築得十分華麗。在胡皇后未廢時，宣宗常常同着孫后，來遊西苑。孫后愛那寶鳳樓的精緻，便和宣宗說了，卽日就搬過來。宣宗其時對於孫后，正在寵愛的當兒，爲了孫后住在寶鳳樓的緣故，御駕也時時臨幸；後來索性也駐蹕西苑，每天就在西苑的寶華殿上臨朝。待到退朝下來，便來和孫后並乘着轎車，同遊各處。孫后還把這個假太子，擁抱在膝上和他調笑。那假太子大約有些兒福分的，所以倒也沾福，地，很能討人歡喜。